

当命运流经钱眼，
除青梅煮酒沧海一笑，



尚有撇捺两笔，
可以顶立天地。

张锐强

钱

Qian

眼

Yan

张锐强
著

钱

Qian

眼

Y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眼/张锐强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511-1516-2

I. 钱…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9035 号

书 名: 钱 眼

著 者: 张锐强

责任编辑: 李 爽 刘燕军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李 伟

封面设计: 博雅工坊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516-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洋人开发鸡公山	001
第二章	何故主动投监?	015
第三章	留下赃款	029
第四章	武昌起义后遗症	041
第五章	白朗来了, 段祺瑞也来了	065
第六章	佩服吴佩孚	083
第七章	妓女配和尚	113
第八章	我到帅府发脾气	137
第九章	先革自己的命	161
第十章	都是背后一枪	183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全国聚焦鸡公山	203
第十二章	屠城血证	219
第十三章	信阳围城四十九天	239
第十四章	我的破产生涯	269
第十五章	大帅不帅了	291
第十六章	十万农军围信阳	301
第十七章	我也是北伐军	315
第十八章	时光乘车碾过我	335
后 记	时间缝隙里的父辈	349





第一章

洋人开发鸡公山

QIAN
YAN

1

沿京广线南下的火车，离开古城信阳之后，便一头扎入山峰的绿色海洋。从地形图上看，大别山就像造化浓墨重彩酣畅淋漓的一笔狂草，破空而入鄂豫皖三省之间；等汪洋恣肆地拖曳到信阳，渐成强弩之末，只剩下粘连与飞白，就是眼前这些连绵不尽、海拔不足千米的群山。它们分开江淮两大水系，同时也为鄂豫两省划界。

浓淡湿枯浑如天成，粘连飞白俱有章法。避暑胜地鸡公山与盛产传奇的李家寨，都是例证。李家寨仿佛不是青石板铺成的，而是故事铺成的，每一脚下去都会踩到传奇。比如李家老宅旁边的那颗大柳树。那年李家的后裔为翻修老宅，砍倒柳树刨出树根以便打基础，结果一锄头下去，故事随即喷薄欲出：树根下面埋有十锭银子。

原来大柳树的最初起源，竟是一段木桩。那时已经完全朽坏，轻轻一触，便碎成黑色团块。中间那些东西颜色较浅，既重且硬，品质明显不同。扒掉表层的泥土，发现是金属，从形状上判断，当是银锭，外面还刻着字迹。洗净再看，内容如此：和盛炉房整宝。大清宣统六年六月。

十锭银子来自遥远的地下，寨子一时轰动。李家是个大家族，早已分崩离析，彼此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历史风波：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过粮食关，“文革”……所有这些波折，都会将人们的情感与关系置于铁锤和砧板之间锻造一回，这结果你尽可想象。

可那都是过去。如今有银子感召，大家再度聚集。表面看来是怀根念祖，其实是唯恐错过好事。如今这世上，哪还有钱财不能败坏的物件与情分呢。

这家的老主人名叫李立德，字玉亭。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老革命，都有战功，也都是横死：老大死于肃反，老二死于镇反。尽管俱已平反，但事实铁铸，不能复生。他们的儿子如今都不在农村，而女儿向无继承权。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当时的混乱：似乎人人都更有权利与希望，独占至少是瓜分这批银子。

所幸当时李家还有个老长辈儿。要按照过去的规矩，就是族长。他接过银锭，看看上面的字样，不觉莞尔：“果真是个钱鬼子！”有个教师粗通历史，因为农村学校的老师无法分科，必须得有通才的样子，就像国外的家庭医生。他说：“假的吧？哪有宣统六年的年号？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当年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清朝灭亡，次年已是民国元年呀。”老长辈一撇嘴：

“就你读的那些书，也好意思叫历史？我告诉你，宣统的年号一直用到1924年，也就是宣统十五年！不过只在紫禁城内有效。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有皇帝，他还住在紫禁城；民国总统住在新华宫，也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皇帝总统，一墙之隔。逢年过节，双方还互致贺礼。大总统徐世昌跟溥仪或者内务府的官员交谈，从来都说本朝，而不说前清。懂吧？”

老师气势受挫，没敢再接腔，但旁人听得热闹，不免七嘴八舌地追问究竟。老长辈儿道：“要不怎么说他是个钱鬼子呢？那时还不忘留一手。这些事情，你们早该知道的，可却一问三不知。你们不是都说银子该归自己吗？那就讲他的故事。谁知道得多银子就该归谁。”

没有人能找回蒸发掉的往事，就像你没法合拢手掌，留住春天的熏风。风的衣裳并非手掌，更非风衣。老长辈儿度尽劫波，几乎就是李玉亭的同龄人，因而双重任务在身：断公案，揭谜底。此公有前清的秀才功名，不过来得太晚，他基本没能享受到实惠，只有各种各样的带累。近几十年尤其如此。冷落多年之后再度成为中心，他颇为高兴，很有兴致掰扯这些。就像白发老人在后辈跟前打开发黄的相册。

“树大招风。信阳的劫难，或者说李家的劫难，起因便在于此。如果不是铁路修通，拉近信阳与武汉的距离，所有这些或许都不会发生。”

2

民国初年，小李家富甲信阳。他们发行的钞票“和盛钱帖”，在信阳城乡畅行无碍，效力不亚于银子银元这样的硬通货。可是那么大的家业，说败转瞬即败，就像秋天花落那么自然而然，不动声色。

破产之后的小李家，哪怕只熬一锅白菜汤，李玉亭李八爷也得系着白餐巾，不疾不徐地喝下。那时他已妻离子散，婢仆皆去，只有管家老夏还跟着。李玉亭喝汤时，老夏还像往日那样微微低头，侍立一旁。李玉亭明白老夏只能弄来这么一锅汤，得与之分享。喝到差不多一半，便扯下餐巾，身子略微一仰：“我饱了。你吃吧。”老夏答应一声，坐到下手，接着完成主人的未竟“事业”。

再后来，老夏实在熬不住，也跑了。李玉亭没办法，便去城内背尸体，埋死人。那年月兵匪交加饥谨遍地，街上时不时会出现倒毙者。这些无主尸体，都要清理到城西的乱葬岗掩埋。这活儿说起来卑贱，好汉子不稀罕干，赖汉子又干不成。李玉亭若不是跟警察局长邓东藩有旧，只怕也没机会。

干这活儿得起个大早，从乡下的李家寨赶到信阳城。这距离可不近，步行是没指望。不过这难不倒李玉亭，他可以免费乘火车。他有京汉铁路的股东文凭，虽已折痕深厚字迹斑驳，但铁路方面依然承认。李玉亭可以无限度地随意乘车，北上北平，南下武汉。至于时间，在他更不成问题。鸦片早已改变一切。

那年月鸦片就像如今的卷烟口香糖。抽鸦片不叫抽鸦片，而称有嗜好。李玉亭若无嗜好，又何至于此。他摸黑进城干完活计领了工钱，不干别的，先去烟馆抽上一泡，然后才去吃饭。好歹混个肚儿圆，再乘车到鸡公山前的新店车站下来，雇辆黄包车，换上包袱里携带的袍子大褂，遮住外面的破衣烂衫，日暮时分得胜回营。

倦鸟归林，牧童返家，那时正好街上人多。李玉亭跷着二郎腿，仰靠在车上，恰似国王出巡。李家虽已败落，但乡民多年来口头上的尊称还保留



着，时不时有人向他拱手打招呼：“八爷回来了？”

“回来了。”李玉亭也大模大样地正经回复。这份自信并非仅仅来自于刚刚获得的短暂温饱，主要还在于他从不照镜子。那时的他比起以往，其实已经不是人，不过一具残骸而已，但他并不自知。

“八爷，您吃了？”

“大旅社的水饺。”李玉亭左手挡着右手，假装剔牙，然后动动嘴唇，吐掉根本不存在的残渣肉筋。

如今信阳城内遗存的民国建筑，唯有袁家楼。主人袁家骥，是袁世凯管家袁乃宽之子。官二代往往官商兼办，好处一点都不落下。袁家骥任淮盐缉私营统领时，也在信阳广置产业。当时城内名声最响的饭庄兼旅馆，字号叫信阳大旅社，便是其中之一。

“哟，玉亭兄，城内还有生意料理？”

“一点小事，小事。”

李家寨的李家分大李和小李，李玉亭属于小李，是后起之秀，结果却率先败落。想他李玉亭不过一个土财主，吃饭怎么还得围餐巾，剔牙还要以手遮掩？要说这个，那就得首先掰扯掰扯，李家寨背后的鸡公山何以跻身全国四大避暑胜地。

3

192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鸡公山指南》，由《清稗类钞》的编者徐珂编著。它开明宗义，这样为鸡公山定位：

鸡公山，亦避暑胜地之一。西人言避暑者，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之外，辄及之。

避暑胜地的出现，根由都是五口通商，西人来华传教。洋教士漂洋过海，水土不服，更兼苦于炎夏，只得辟地乘凉。开发鸡公山的第一人，便是美籍挪威裔教士丹尼尔·纳尔逊。

纳尔逊来信阳传教，在《鸡公山指南》出版的二十年前。那时京汉铁路尚未贯通，李家寨一带还在叮叮咣咣地施工。某日李玉亭正在朋友家打麻将，忽听外面人声喧哗，说是来了洋鬼子。随即脚步杂沓，人们纷纷朝街上拥，孩子们的尖叫笑闹夹杂其间，就像黑色波涛中的雪白浪花。

那天手气不好，李玉亭好像不姓李，倒像姓宋。他随即起身，意兴阑珊地跟着去看热闹。出去一瞧，只见从南边来了十几辆牛车，满载着行李。最前头是个大个子，高鼻梁，深眼眶，蓝眼珠，黄头发。总共六个成人十几个孩子，论理面目各自不同，但在李玉亭眼里基本没有区别。左右都是洋鬼子呗。

人们挤在两边，就像夹道欢迎。然而随着洋人的靠近，他们纷纷后退。年纪轻轻但好吃懒做的焦三，是李家寨街上有名的混世魔王。客观地说他长得并不丑，但在李玉亭印象中却总是一张欠揍的脸。无论何时何地见到，李玉亭总有揍他一顿的冲动，没有任何理由。此刻焦三飞快地上前摸摸大个洋鬼子，然后再哈哈笑着飞快逃离：“有骨头有肉，好像是人！”

李玉亭心里怦怦直跳，却又不肯随着人流后退。洋人走近停下脚步，向他伸出手来：“先生，你好！”

李玉亭左看看右看看，不知所措。洋人抢一般抓过他的手，右手摇晃，左手也在空中飞舞，好像要捉拿那些在风中逃逸的汉字，而最终并未完全如愿，因此话说得不利落：“请问，这是哪里？还有多远，离信阳州？”洋人的手劲很大，李玉亭的肩膀好险脱臼。他使劲朝外挣脱，一边愣愣着答道：“老远呢，还有五十多里。”洋人道：“谢谢。纳尔逊，我叫。咱们，交个朋友？”李玉亭冲他一抱拳：“慢点说。你叫啥？在下姓李名立德，字玉亭。”洋人上下打量他一番，立即醒过神来：“李立生，中国名字。弟兄，咱们是弟兄。”说完转身冲背后的同行者呵呵一笑。李玉亭摇摇头：“你？你是谁？我的弟兄是他们，不是你。”说着话朝后一扬手指示。李立生笑道：“李立德，李立生。是弟兄，是弟兄。”李玉亭道：“华夷大防。你懂吗？”李立生依旧满脸含笑：“现在不是，将来也是。我不着急。上帝都有预备。”

洋人驱赶牛车，继续北上。牛车上堆满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包括几副陈旧的门窗。看来洋鬼也是穷鬼。李立生下意识地在裤子上蹭蹭手，忽见老朋友胡泰运从人群中浮现。此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属于寒凉派，喜欢用石

膏。曾有一张方子用五斤石膏的先例，人称石膏大王。他上前便抓住李玉亭的胳膊，说要请他吃饭。怎么回事呢？原来胡泰运跟人打赌，说谁敢上去摸摸洋人，就请谁一顿。大家都想吃好的，但却没那个胆量，除了混不吝的焦三。然而焦三不过是蜻蜓点水，远不及李玉亭深远长久。

胡泰运将李玉亭的手抬起来，搁到太阳底下照照：“洋鬼子的手，感觉如何？他们究竟是人是鬼，也有血肉温度吗？”李玉亭竭力将心放回胸腔，满不在乎地说：“什么洋人不洋人，我看也是血肉之躯。”胡泰运把手指移到他的脉搏处：“还是小心点吧。且让我看看，你有无折损阳气。”李玉亭有点心虚：“怎样？”胡泰运道：“哪有这样品脉的。咱们边吃边谈。不过既然要我品脉，那么就该你出酒钱、诊金。哈哈。”

胡泰运当然不会跟焦三同席，只赏了他一顿酒饭钱。焦家本有三兄弟，焦文焦武都不错，焦泰则与两位兄长迥异其道。正所谓一母之子有贤愚，十个指头不平整。这样的人，岂能跟豫南四子平起平坐。

入席者老四位，正所谓豫南四子：秀才李成君，字友仁；秀才刘景向，字邃真；石膏大王胡鼎坤，字泰运；福荫堂小李家长房二公子李立德，字玉亭，大排行老八。这四位都是俊彦之士，文名称颂一时。尽管李玉亭已经放弃科场，胡泰运早已行医，但声名依旧响亮。

酒馆就在街上，几十米开外便是铁路。路轨已经铺设完毕，正在建筑洋堰——用水泥构筑的拦水坝，以便给火车供水。高耸的铁架上，“汉阳铁厂1901”字样个个都有斗大。入室落座，话题当然还是洋人。他们来此无非是为传教。三个月前，朝廷由西安发出明诏，州府衙门曾经广贴告示，要求各地官民一体保护正当传教的洋人，不得妄加迫害。告示墨迹未干，教士已到眼前。

李玉亭模样周正，唯一的缺憾是耳朵下边的咬肌过于发达，容易让人误认为是牙巴骨突出。这当然不算富贵相，看来更像苦出身，挨饿长大的。当然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后叙。他不住地用手绢擦手，若有所思：“将要变天，果不其然。”李友仁与李玉亭同宗，年龄不大但辈分很高，李玉亭的父亲不好称呼，故而整个李家无论老幼，人人称他小长辈儿。他将微驼的脊背挺起，像吵架那样摇摇头，小辫子立即微微晃动：“还是洋务与维新的流毒。你不也因此抛弃科名了吗？我说过多次，铁路也好教士也罢，都是邪魔

外道，终究要祸害华夏。”李玉亭道：“华夏存世几千年，难道不该变一变？”小长辈儿道：“四维八德，万变不离其宗。”李玉亭道：“四维八德当然不能变，但洋人的新鲜玩意儿，该用还是得用啊。”小长辈儿道：“奇技淫巧，祸国殃民。”胡泰运每说一句话，都会不由自主地朝上捋袖子，仿佛是在准备给人看病。而捋到一定的程度，他意识到这个动作，又会朝下拉。周而复始。他沉吟片刻道：“华夷大防，终不能忘。不过他们的有些东西的确好用。比如眼镜。”

席间有道菜可谓珍馐佳肴，那就是海带。在南方沿海这东西稀烂贱，平民百姓常常用它替代咸盐，因为食盐官方垄断，价格更贵。可到了内陆的信阳，它便名列海鲜，非寻常百姓可以问津。这是刘景向最爱吃的菜。此人中等个子，眼睛不大，但眉毛厚重。他挑起几根放进口中仔细嚼嚼，不紧不慢地说：“友仁兄，你需要抬头看看前方了。”这话语意双关，略带机锋。因小长辈儿年龄虽不大，但脊背已驼，眼睛也不大灵光，走路经常低着头。

小长辈儿坚决地摇摇头：“前方也好脚下也罢，无非礼义二字。”

4

李立生的落脚地，起初在信阳城外、浉河南岸的三里店。他安顿下之后，便买块地建教堂盖居室，开始传教。李家寨一带，经常能见到他装束奇特的身影：长袍马褂瓜皮帽，脑后拖条假辫子。左手拿《圣经》，右手持折扇。这等打扮配上高鼻深目蓝眼黄发，效果可以想象。整个信阳城，见过没见过的，无人不知其名。

次年秋天，李玉亭带着小长辈上鸡公山打猎。此山为当地风景名胜，《水经注》中都有记载。它青分鄂豫地接江淮，一半属于湖北应山，另外一半在信阳名下，山顶附近多是李家私产。山林出产极低，除了种茶烧炭，主要就是打猎。李玉亭自幼便习惯于上天入地，因而身手矫健；小长辈儿则类似宋儒，常年枯坐书斋，自然不会敏捷。他拖在最后，气喘吁吁。李玉亭回头笑道：“你整天四维八德祖宗成法，六艺可是多有欠缺哟。王船山颜习斋的学说，你总不能不理吧。”爬山打猎，当与射御二艺有关。颜元认为此二

艺最为重要，坚决反对宋儒的静坐冥想。当然，如果还要追本溯源的话，礼中有大射乡射，乐中的驹虞理首，都与射关联。小长辈儿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无甚稀奇。”李玉亭哈哈一笑：“我承认，还是你书读得多念得好。捷才！”

正在此时，旁边忽然闪出两个人，都是洋鬼子，其中之一便是李立生。还好，他们都穿着洋装，显得不那么怪诞。看清来人，他立即开口打招呼：

“哦，豫南四子，李先生，你们好！”李玉亭很奇怪：“怎么，你连豫南四子都知道？”李立生笑道：“不知道你这样的名士？我没那么孤陋寡闻吧。”一年过去，他的口语大有长进。这顿自然而然的马屁，把二人拍得颇为舒坦。闲聊几句，得知旁边那个洋人也是教士，名叫施道格。他们俩上山非为打猎，主要是探险。他们想找个风景好温度低的地方建房避暑。一句话，复制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庐山的成功经验。

聊着聊着，前方突然出现一只野兔，左顾右盼，欲行又止。李玉亭抄起火枪正要瞄准，却被李立生无声地制止。他轻轻从口袋中摸出一把匕首，略一比量使劲投出去，结果不偏不倚正好命中。家丁老雷赶紧跑过去捡起兔子，冲李玉亭一扬：“八少爷，洋大人好准头！”言语中满含敬佩。他是城西冯家庄人，拳师出身，身手不错，因而有点惺惺相惜。李玉亭顿生警觉：

“你不是教士吗，怎么还会这个？”李立生微微笑道：“我当过多年的水手，后来蒙上帝召唤，才来贵国传福音。这只是远洋船上的基本功，不算什么。”李玉亭看了老雷一眼，老雷嗖地一下，又将血迹未干的匕首稳稳地扎在李立生旁边的树上。

经此活跃，气氛逐渐融洽。小长辈儿也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洋鬼子倒是不习六艺，但看起来射御都没问题。闻听山地都属于李家，李立生便询问山顶的气温如何，能否作价买块地皮。李玉亭经常上山打猎，山顶还特意筑有两间小屋以便临时休息，当然清楚那里的情形：“山顶非常凉爽，建房避暑绝无问题。我不当家，买卖的事儿你得去找大老爷。只要价钱公道，他应该会同意。不过在他跟前，你最好别提我。”李立生摇摇头道：“谢谢。买卖还不着急。今年已过时令，来年我上去测量好温度，才能确定。”

李家寨既是实物也是行政区。那古老的寨子离鸡公山不远。一年之后，李立生兴冲冲地带着名片前来接洽，结果却遭遇当家人李绪源的清脆拒绝。

理由只有四个字：华夷大防。担心官府不同意。

这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中东铁路通车；历来重农抑商的中国成立商部；修改大清律法；刘景向花五两银子买来一本小册子《革命军》，内容惊世骇俗。李立生当然顾不上这些，还是一门心思地接近国人。他通过日渐熟练的汉语，向李玉亭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以庐山为先例：一旦他们建成别墅，汉口的教士朋友必定会接踵而至。因为大家都怕热。如此一来，地价必然飞涨，双方均可得利。

此语正中李玉亭下怀。他脑海里不觉又现出那个著名的场景，火车首次飞驰而过。虽然时速不过十五公里，但视觉冲击心理冲击已经充盈天地。如此巨大，如此有力，如此响亮，何方神圣！当这条巨型的钢铁蜈蚣拉响汽笛，吐出磅礴的浓雾，李玉亭惊异的嘴唇久久未能合拢。不必跟人交换意见，彼此的眼神都已说明一切。那种震惊恰似魔术，轻轻抽去高楼大厦的基础。楼体所幸尚未散架，但已是裂缝满身。

其实戊戌变法前后的风云，早已激荡起书案前的李玉亭。他无意继续苦读寒窗，希望从商。朝廷成立商部的消息，对他是个巨大的暗示。他清晰地意识到，李家也好自己也罢，他们生命的轨迹，一定会因为铁路而改变。试图阻挡洋人，就像用纸糊的窗棂阻挡汾河里的洪水。虽然中国首条铁路在淞沪之间通车后不久即被国人回购拆掉，但结果又能如何，如今还不是修到了家门口的信阳？

然而他即便有千万个道理，有个道理始终无法逾越：当家的是大伯，并非他自己。他不开口倒好，一开口只能起反作用。那些年里蒸蒸日上的小李一直希望分家，李绪源却只是不肯。而说起这事儿，就得翻开陈年旧账，扯到李家发家的根由。

李家本来也就是一户家境殷实的农民，种粮也种菜，真正发家，始于李玉亭的高祖。某日他去卖菜，有个菜贩子随手向他兜售锡块。说是锡块，看起来却像碎砖头，长满绿锈。

此前菜贩子已经碰壁无数。那玩意儿的确没有卖相。李玉亭的高祖接过来掂量掂量，大约十来斤重。他东敲敲西看看，最后十文钱成交。菜贩子说：“这玩意儿，我家盖房子时挖出来不少。明天我都拿来？”李玉亭的高祖略一犹豫：“既然数量多，那就便宜点，八文吧。锈得太厉害。”菜贩子



说：“九文。死沉死沉的，我挑过来还耽误卖菜。”

然而谁也不知道，那并非锡块，而是银子。李家以此为资本置地经商，发了大财。四十多年后，秘密逐渐传开，菜贩子又找上门来。事过经年，彼此都已老迈，菜贩子没敢直接讨还银子，只是要求再给找补点，但老太爷不肯，也不承认有这回事，只让人给了他一篮刚出锅的肉包子。一年多后，老太爷病势垂危，迷迷糊糊中做了个梦，梦见已经死去的菜贩子又上门追索补偿，而眼睛一睁开便有家人开口道喜：他新添了个四世孙。大家都以为这是大喜，然而老人却只有浩叹：“只怕是讨债鬼上门！”

不出两个时辰，老太爷便闭了眼儿。临死之前留下话儿：不准分家，尤其不准刚刚出世的那个孩子当家。很是不幸，那个顶着讨债鬼帽子降生的孩子，就是李玉亭。

5

向官方咨询，州府的确不肯点头。李立生找李玉亭私下合计，建议双方先签协议交割土地，他好加紧盖房，暂时不去官府契税。等官府开了绿灯，再行补办不迟。无非多给书吏一两酒钱而已，他不在乎。

李玉亭闻听，心情顿如湿抹布。大户购买贫民土地，经常采用这等手段，俗称飞洒诡寄：土地收益他已享有，但税赋依然悬在旧主名下。还有些穷人想逃避税赋，便将田地寄托给大户，因为他们的税负更低，有些蠲免。这也是飞洒、诡寄的一种。尽管李立生要买的是山林地，产出少税赋低，但再低也还有个数目。洋鬼子就是洋鬼子。刚来没几天便已学会捣鬼。

李立德本能式的反诘，引来的只有李立生的苦笑。他哪里懂得这些机关。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急于推动。说起来最需要官府手续保障的并非李立德，而是李立生。国人看来他是洋人，他自己的心理感觉却只是个外来户，换成《圣经》语言，就是主动进入狼群的羊。

李玉亭问道：“官府不同意？你找的谁？”李立生道：“知州曹毓龄曹大人。”李玉亭笑道：“难怪！你直接去找他，那还有不碰壁的？这等具体事务他即便关心，也未必懂得。你不能找他。”